

张五常作品系列 第一辑雪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张五常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中国内地中文简体版。本书只限在中国
内地销售。

给中国的青年

目摇录 摇

摇摇

前摇言	员
《南窗集》序	员

学 术 闲 话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猿
何谓学者?	怨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员源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圆园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圆苑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猿
衡量学术的困难	猿苑

张五常作品系列·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文化二三事

杜牧的扬州	源缘
气氛与文化	缘缘
香江第一笔	缘范
我也看金庸	远圆
新闻何价？ ——与查良镛商榷	远愿
周润发登大雅之堂	苑猿

北望神州

风雨时代的钞票	愿员
上海势将超越香港	愿苑
人民币需要贬值吗？	愿猿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愿愿
北京行	员圆猿
再对中国审慎乐观	员圆怨
天伦之乐	员圆源
改革要从治本做起	员圆国

旧事新谈

退休大计

- 现代陶渊明生活的经济分析 员苑
- 税率奇高的自由经济 员圆
- 直销何物？ 员苑
- 论赌 员圆
- 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
- 为微软说几句话 员苑
- 十年风雨话《壹周》 员圆
- 考试四情：惧怕、喜欢、沉闷、过瘾 员愿
- 苹果何物？
- 为智英贺 员源

从史密斯到马克思

- 为行止序 员员
- 自私三解：论《原富》的重心所在 员远
- 最“聪明”还是马克思 员圆

书 法 神 功

书法要像书法论	圆 怨
慧□五常谈书法	圆 源
为什么要学书法?	圆 积

千 摇 年 摇 事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四之一）	圆 积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四之二）	圆 缘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四之三）	圆 积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四之四）	圆 范

前摇摇言

摇摇本书是《壹周刊》专栏《南窗集》的第一组文章的结集，因为不想再起新栏名，就学《卖桔者言》那样，选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我认为以《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作为书名很恰当，因为内里的文章大都是与学术有关的，而自己日渐黄昏，对学术的看法是比较成熟了。

从《壹周》老总杨小弟怀康所搞的读者投票得知，在我写的文章中，最受欢迎的是有关学术的那一类。看来我要在这方面多写一点了。

张五常
二〇〇〇年五月

《南窗集》序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摇摇因为深泉（舒巷城）的病，我封笔久矣。深泉谢世，我更提不起劲动笔。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虽然少之又少，但对我这一辈在西湾河长大的人总有一点感染。

不久前我在这里发表了《悼深泉》一文，深泉的弟弟照泉读后以毛笔写给我一首七绝：

拜读鸿文字字伤，
堪悲兄弟隔阴阳；
太宁往事从头说，
感谢良朋高佬常。

文采如斯，感情若此，难道今天的世界还有金钱以外的事？

我在香港大学莫名其妙地当了十七年多的什么头头，早越退休之年，荒废了数之不尽的自己喜欢做而又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要归去来兮，为时已晚！去年夏天，一位认识了三十年的美国学者朋友给我电话，说我三十年前发表的学术文章，今天被引用的次数有增无减，是个奇迹，促我放弃一切而重施故技云云。

这位鬼佬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科学上的分析，在琐碎的细节上要笔笔见血才是上品。我自己心知肚明，昔日在细节上手起刀落的本领，近几年已去如黄鹤。去年我发表了一篇弗里德曼认为是重要的文章，但那是综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不是创新的研究。

话虽如此，那位鬼佬朋友的话，使我有所感慨。我想，卷土重来再大杀三方，无能为力矣。但有不少自己写下的中、英文文章，是应该整理一下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性的文字，如课本之类的，我可能宝刀未老。

就在这些患得患失的日子中，黎老弟智英

再三地邀请我“复出”。我本来打算推却，但以往的经验，是写散文对文字的思维大有帮助。这好比一个体育比赛的人，多一点其他运动是有帮助的。

无论怎样说，少了深泉，今非昔比。这可不是因为少了深泉替我修改文字就会有困难。我是个无拘无束的人，文字差一点不怎么样，更何况自己的风格要改也改不了。问题是少了深泉，我就失去了写散文的惟一对象。我的散文是写给深泉看的，有意或无意地要向他“表演”一下。

深泉在生时，好几次对我说：“你文内这几句话，没有谁会这样说，也没有谁敢这样说。但这是你独有的风格，那我就不能修改。”有时他又说：“你的文字往往使我心惊胆战。其他人这样写会闯祸，但你吉人天相，那我就让你冒险下去吧。”依稀记得，董桥老弟对我的文字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的文字功力当然比不上舒巷城或董桥，但抚心自问，何险之有？难道我赚肥佬黎的稿酬是以险取胜的？以险斗险，我又怎可以斗得过肥佬？肥佬行文之险，险绝天下！

有一位学者朋友写出来的英语论著，我看起来去也看不懂。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你的文章是写给谁看的？他可能认为我很蠢，因为我重复几次他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是的，我认为下笔时有一个对象，是为文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好些时，作者会以一个阶层为对象。较为容易处理的，是单对单地对一个人下笔，但求这个人明白、欣赏，其他的人就不管了。写学术上的论文，我有时以艾智仁为对象，有时是科斯，有时是赫舒拉发，有时是弗里德曼。

《卖桔者言》下笔时的对象，有关政治的是林山木，其他的是一个假设的学生。后来写《再论中国》，我的假设对象是北京的执政者，所以文章写得比较慎重，但求过瘾的话少说了。

写散文，少了深泉总是不妥。日渐黄昏，斯人无觅矣！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少了一个知己，自己还要活下去。下笔为文可以兴高采烈，也可以茫然若失。答应了智英重施故技，我逼着要起一个新的栏名，但少了深泉，我去找谁商量一下？

此前在这里——《壹周刊》——用过四个栏名。《凭阑集》是深泉起的，我很喜爱。《随意集》是我起的，毫无灵气，但深泉同意。《挑灯集》是深泉起的，很精彩。《卷帘集》是我发明的，可与深泉打个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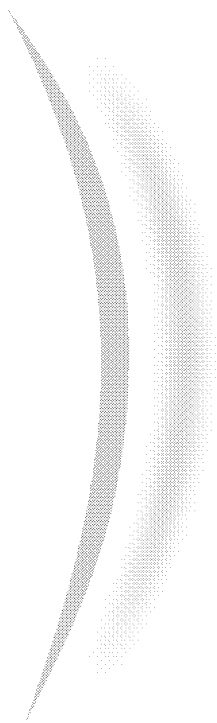
这次又要起栏名，思往事，百感交集。我想，自己余下来的日子，应该做一些为米折腰以外的事。我首先想到王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那不对——我这个人不可以没有生命意识。我于是想到陶渊明。

打过八十三日工就退休的陶渊明，令人羡慕。生当今日，要有陶渊明式的生活可真不容易。要做个五柳先生吗？你可以“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但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家贫”，就不会有“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

退休时你要到桃花源去度假两个星期吗？很不幸，人浮于事，劳碌了一生，就算你是个高尚士如舒巷城，也不可能仿效那个南阳刘子骥。

然而，想来想去，我还是想渊明，到最后，就决定用《南窗集》。这是因为我总是可以学陶前辈那样，回顾平生，“倚南窗以寄傲”！

学术闲话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

摇摇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

大文不一定是在大名鼎鼎的学报刊物发表的。德高望重的学报，投稿者较多，取录远为严谨，所以能获大文的机会较大，但也大不了多少。

半个多世纪前，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 角麟遭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阿克塞的《成本曲线》一文，遍投美国名学报不获取录，不得已用德语在欧洲发表。后来该文英译重印，知名天下。苏联一位不见经传、无师自通的经济学者，死后一篇文章被译成英语发表，石破天惊——我作学生时拜读该文，五体投地。史德拉对该文的评价：其美与力，无与伦比！

被经济学行内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章——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其学报只发行了五百本。后来因为科斯的大文而重印三次，使该学报成了名。

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与自己的钓鱼兴趣一样，博大不取小。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所以从研究生开始写论文时，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多年，半条像《老人与海》的巨鱼也钓不到，虽然有几斤重的石斑总算钓过六、七尾。失望之余，逼着要学其他钓鱼佬一样，夸夸其谈一番。

学术真理的追寻，与大海钓鱼如出一辙。先要找自己认为有鱼可钓的地点，这个岛看一遍，那块大石考察一下。看中了地点，下钓时脑中充满幻想。钓无所获，心有不甘，就转鱼